

郁達夫代表作
現代作家選集
第七集

三通書局發行

序

郁達夫爲當代中國第一流文學家，浙江富陽人，現年四十五歲。日本帝國大學經濟科畢業。郁氏從小就是一個品行方正學業優良的模範學生，也是個文學的愛好者。當初他所愛讀的書大都是花月痕、桃花扇、燕子箋等一類的書。那是宣統二年的時候，他正在杭州第一中學讀書。

一九一一年赴日本留學，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肄業。這時他開始與西洋文學接觸，先研究俄國諸作家的作品，後復轉到德國各作家的作品上去，在該校四年，所讀各國文學作品，約有千部之多。郁氏愛好文學之熱烈，於此可見一般。

後來他進了東京帝國大學，對於文學的嗜好更加深熟了。他的處女作沉淪，即於此時寫成。沉淪雖是他自己以爲初次嘗試的遊戲筆墨，既無真生命在內，也不會加以推敲和經過磨琢的；可是當時的中國，思想實在還很混亂，他能以新的題材和技巧，大胆無畏的描寫病態的青年的心理，給中國的舊禮教投下了一個猛烈的炸彈，中國文壇立刻爲之震動，尤其引起了一般青年的同情，沉

淪便爲當時青年所愛讀，郁氏也就爲世人注意的作家了。

一九二二年回國之後，他因另外找不到職業，於是就正式開始從事文藝生活，與郭沫若、成仿吾等共同努力於創造社的文藝運動的工作。創造社便得在當時的中國文化界上活躍起來，在中國文藝運動史上建立了不少功績，這是郁氏努力所致的功效。一九二三年是他最努力的一年，在這一年中，寫成長短篇小說和散文總有四十多篇。同年九月，並受北京大學之聘，擔任文學教授，於此期間，復作秋柳等小說多篇。一九二五年轉到武昌大學任教，這一年他的生活最爲苦悶，病了半年，文章未寫一篇。此後又任廣州中山大學及安徽大學等教授，但不久仍潛回上海，主編大眾文藝等，度其文藝生活。

郁 達 夫 代 表 作

郁氏是頹廢派的典型的代表作家。他的作品大都是反映青年的病態一方面的，青年對於現實社會的不滿性的苦悶，經濟的苦悶，感傷和頹廢的情感，他都如實地描寫出來。他的創作的特色就是這種純樸的真實的「自我表現」的「生活記錄」——他很忠實地把他自己的生活，個性，情感都描畫了出來。他的作品裏是充滿着人生的哀傷，憂鬱——處處都能令人感到一種不可磨滅的生活的共鳴——操縱了許多傷感青年的心。

現在我們從他的作品中，選出比較精彩的小說和散文等，編成這部代表作選，以此貢獻於愛好郁氏作品的讀者們。

一九四〇年十月 編者

現代作家選集弁言

陽光燦爛花木繽紛的文學園地，都是偉大的作家們運用文字這神奇的東西，來開闢成的。在那裏，埋葬着人類在苦難和掙扎裏所感發的崇高和深邃的情思，足夠作爲後人的教訓和感受之資。在那裏，有比現實的人生更真實的生活的現狀；在那裏，有比哲學更精深的人生的哲理。牠能够增大我們的同情的心胸，深邃我們對於人類的愛。牠能够使我們明白：人的生存，是爲了同類的幸福和人道的光榮的，我們對於一首短詩，會終身受用不盡；我們對於一部小說，會改造過整個的人生觀。

言

弁

1

文學既有上述價值，所以誦讀文學名著，是我們的最大的愉快；介紹文學名著，是我們的最大的任務。我們現在印行這部現代作家選集，意思就是要盡介紹文學名著的任務，使大家都能够享受到誦讀文學名著的愉快。首先出版的，是中國之部，在中國之部，首先出版的，是：1. 魯迅 2. 郭沫若，3. 周作人，4. 茅盾，5. 林語堂，6. 謝冰心，7. 郁達夫，8. 徐志摩，9. 巴金，10. 葉紹鈞，11. 田漢，12. 玲等十二作家的選集。這十二作家中，有小說作家，有戲劇作家，有散文作家，有詩人；雖然不能包

括現代中國的整個文壇，但其足以代表現代中國的整個文壇，是誰也不能否認的。

坊間對於上列十二作家的作品，不是沒有選集，如魯迅，並且已經有了全集；可是選集的印行，多數是編選不精，尤其是用一折書籍的印行方法去印行，不但編選方面頗多缺點，就連形式方面也過於粗劣。我們總以為文學是美的，有美的內容，同時更具備美的形式，我們鑑賞時，才覺得更愉快呢！至於全集，便於專家研究，我們這選集則是便於一般人的鑑賞，在一般人閱讀全集，非但為時間所不許，也是為經濟能力所不及。如果就我們這選集，先略嘗各個作家作品一嚮，再找自己所歡喜的作家的全集或是未選作品來鑑賞，我想也是再便利沒有的事。

計劃是這樣，或者結果並不能如我們所預期的，也未可知，無論編選或形式方面，如果讀者能够予以指教，使我們在再版時得以改善，這是我們所竭誠歡迎的！

郁達夫代表作目次

現代作家選集第七集

序

第一輯 小說

碧浪湖的秋夜·····

出奔·····

遲桂花·····

微雪的早晨·····

過去·····

春風沈醉的晚上·····

采石磯·····

茫茫夜·····

一

二

五八

九九

一一一

一四四

一六三

一八七

第二輯 散文

志摩在回憶裏……………一二一

北平的四季……………一二三

春愁……………一二四

第二輯 日記

滄州日記……………一二四

水明樓日記……………一二五

郁達夫代表作

現代作家
選集之七

碧浪湖的秋夜

一

夜 秋 的 湖 浪 碧

雍正十三年夏天，中國全國各地都蒸熱得非常。北京城裏的冰窖營業者，大家全發了財，甚至於雍正皇帝，都因炎暑之故而染了重病。

可是因爲夏天的乾熱，勢頭太猛了的結果，幾陣秋雨一下，秋涼也似乎來得特別的早。到了七月底邊，早晚當日出之前與日沒之後的幾刻時間，大家非要穿夾襖不能過去了。

偏處在杭城北隅，賃屋於南湖近旁，只和他那年老的娘兩口兒在守着清貧生活的厲鶚，入秋以後，也同得了重生似地又開始了他的讀書考訂的學究生活。當這一年夏天的二三個月中間，他非但因中暑而害了些小病，就是在精神上也感到了許多從來也沒有經驗過的不快。素來以兇悍著名的他的夫人蔣氏，在端午節邊前幾日，又因嫌他的貧窮沒出息，老在三言兩語的怨嗟毒罵，到

了端午節的那一天中午，他和他娘正在上供祭祖的時候，本來就同瘋了似地歌哭無常的她，又在廂房裏哭着罵起來了。他娘走近了她的身邊，向她勸慰了幾句，她倒反而是相罵尋着了對頭人似的。和這年老的娘大鬧了起來，結果只落得厲鶚的去向他娘跪泣求饒，而那悍婦蔣氏就一路上號哭着大罵着奔回到了娘家。她娘家本係是在東城腳下，開着一家小鋪子的，家裏很積着有幾個錢，原係厲鶚小的時候，由厲老太太作主，爲他定下來的親。這幾年來，一則因爲厲鶚的貧窮多病，二則又因爲自己的老沒有生育，她的沒有教養的暴戾的性情，越變得蠻橫悍潑了。

那一天清爽的清秋的下，午，厲鶚在東廂房他的書室裏剛看完了兩卷宋人的筆記，正想立起身來，上坐在後軒補綴衣服的他娘身邊去和她談談，忽而聽見了一個男子的腳步聲，從後園的旁門裏走了進來。

「老太太，你在補衣服麼？」

「唉，福生，你說話說得輕些，雄飛在那兒看書。你們的賬，我過幾天說會來付的。」

他的娘輕輕地在止住着他，禁他放大聲音，免得厲鶚聽見了要心裏難受的。這被叫作福生的男子，卻是後街上米鋪子裏的一位掌櫃，厲家欠這米鋪子的賬，已積欠了着實不少，而這福生的前

來催索，今天也不是第一次了。米店裏因厲家本是孝廉公的府上，而這位老太太品孝廉公自己，平日又是非常謹慎慈和的人，所以每次前來討賬，總是和顏悅色地說一聲就走的。福生從後園的旁門裏重新走了出去之後，正想立起身來上後軒去和他娘攀談的厲鶚，卻呆舉着頭，心裏又憂鬱了起來。呆呆地默坐了一會，拿起煙袋來裝上了一筒煙，嘴裏啊的歎了一聲，輕輕念着：「東邊日出西邊雨，南阮風流北阮貧。」他就立起來踏上了後軒，去敲火石點煙吸了。一邊敲着火石，一邊他就對他娘說：

「娘，我的窮，實在也真窮得可以，倒難怪蔣氏的每次去催她，她總不肯回來……」
敲好火石，點煙吸上之後，他又接着對他娘說：

「娘，今晚上你把我那件錦綢綿袍子拿出去換幾個錢來，讓我出門去一趟，去弄牠一筆大款子進來，好預備過年……」

說着，吸着煙，他又在後軒裏徘徊着踱了幾圈。舉頭向後園樹梢的殘陽影子看了一眼，他突然站立住腳，同想起了什麼似的，回頭看向了她的娘，又問說：

「娘，我的那件夾袍，還在裏頭麼？」

「唉，還在裏頭。」

他的娘卻只俯着頭，手裏仍縫着針線，眼也不舉一舉，輕輕地回答了他一聲。又躊躇莫決地踱了一圈，走上他娘的身邊來立住了腳，他纔有點羞縮似的微笑着，俯首對她說：

「娘，那件夾的要用了，你替我想個法子去贖了出來，讓我帶去。」

他娘也擡起頭來了，同樣地微笑着對他說：

「你放心罷，我自然會替你去贖的，你打算幾時走？」

「就坐明天的夜航船去，先還是到湖州去看看。」

母子倆正親親熱熱地，在這樣談議着的時候，太陽已漸漸地漸漸地落下了山去。靜靜兒在廚下打瞌睡的那位屠家的老用人李媽，也拖着一隻不十分健旺的跛脚，上後園的井邊去淘夜飯米去了。

二

從杭州去湖州，要出北關門，到新關的船埠頭去趁夜航船的。沿運河的四十五里塘下去，至安溪奉口，入德清界，再從餘不溪中，向北直航，到湖州的南城安定門外霅溪埠頭爲止，路雖則只有一

百數十餘里，但在航船上卻不得不過一夜和半天，要坐十幾個時辰纔能到達。

爲兒子預備行裝，忙了一個上午的厲老太太，喫過中飯，又在後軒坐下了，在替她兒子補兩雙破襪。向來是勤勞健旺的這位老太太，究竟是年紀大了，近來也感覺到了自己的衰老。頭上的滿頭白髮，倒還不過是表面的徵象，這一二年來，一雙眼睛的老花，卻使她深深地感到了年齒的遲暮，并且同時也感到了許多不便。譬如將線穿進針孔裏去的這一件細事，現在也非要戴上眼鏡，試穿六七八次，纔辦得了了。她綿密周到地將兩雙襪子補完之後，又把兒子的衣箱重理了一理，看看前面院子裏的太陽，也已經斜得很西，總約莫是過了未刻的樣子，但喫過中飯就拿了些銀子出去剃頭的厲鵲，到這時候卻還沒有回來。

「雄飛這孩子，不知又那里去了。」斜舉起老眼，一面看着院子裏的陽光角度，一面她就自言自語地這樣輕輕說了一聲。走回轉身，到了後軒，她向廚下高聲叫了李媽，命她先燒起飯來，等大爺回來，喫了就馬上可以起身，因爲雖然坐的是轎子，比步行要快些，但從她們那里，趕出北關門，也有十多里地的路程，并且北關門是一到酉刻，就要下鎖的。

等飯也燒好，四碗蔬菜剛擺上桌子的時候，久候不歸的厲鵲，卻頭也不剃，笑嘻嘻地捧了一部

舊書回來了。一到後軒，見了他娘，他就歡天喜地的叫着說：

「娘，我又在書鋪裏看到了這部珍寶，所以連剃頭的錢都省了下來買了牠。有這一部書在路
上作伴，要比一個書童或女眷好得多哩！」

說着他連坐也不坐下來，就立着翻開了在看。他娘皺着眉頭，看了看他的瘦長的身體和清癯
的面貌，以及這一副呆癡的神氣，也不覺笑開了她那張牙齒已經掉落了的小嘴。一面笑着搖着頭，
一面她就微微帶着非難似地催促他說：

「快喫飯罷！轎子就要來了哩，快喫完了好動身，時候已經不早了。看你這副樣子，頭也不剃一
個，真像是剛從病牀上起來的神氣。」

匆匆喫完了飯，向老母用人叮囑了一番，上轎出門，趕到北關門外，坐在轎子裏看着剛纔買來
的那部宋人小集的厲鶚，已經覺得書上面的字跡，有點黑暗模糊，看不大清楚了。又向北前進了數
里，到得新關碼頭，走下橋來的時候，前後左右，早就照滿了星星的燈火，航船埠頭特有的那種人聲
嘈雜的混亂景象，卻使他也起了一種飄泊天涯的感觸。航船裏的舟子，是認識這位杭城的名士樊榭
先生的，今年春間，他還坐過這一隻船，從湖州轉回杭州來，當時上埠頭來送他的，全是些湖州有

名的殷富鄉紳，像南城的奚家，吳家，竹溪的沈家各位先生，都在那里。所以舟子從灰闇的夜空氣裏，一看見這位清癯瘦削的厲先生下了轎子，就從後艙裏搶上了岸。

「樊榭先生，上湖州去麼？我們真有緣，又遇着了我的班頭……前一月我上竹溪去，沈家的幾位少爺還在問起你先生哩。他問我近來船到杭州有沒有跑進城去，可聽到什麼關於厲先生的消息……他似乎是知道了你在害病，知道了……知道了……曷亨，曷亨……知道了你們家裏的事情……」

舟子這樣的講着，一面早將行李搬入了中艙，扶厲鶚到後艙高一段的地方去坐下了。面上滿裝着微笑，對舟子只在點頭表示着謝意的他，聽了舟子的這一番話，心裏頭又深深地經驗到了那種在端午節前後所感到過的不快。

「原來那潑婦的這種不孝不敬，不淑不貞的行徑，早已惡聲四布了！」心裏頭老是這樣的在迴想着，這一晚他靜聽聽櫓聲的呀呀，躺睡在黑闇的艙中被裏，直到了三更過後，方纔睡熟。

這二天從惡夢裏醒了轉來，滿以為自己還睡在那間破書堆滿的東廂房裏，正在擦着眼睛打呵欠的時候，舟子卻笑嘻嘻地進艙來謀了。

「樊榭先生，醒了麼？昨天後半夜起了東南風，今天船特別到得早，這時候還沒有到午刻哩。我已經上岸去通知過奚家了，他們的轎子也跟我來了，在埠頭上等着你。」

三

一聽見厲鶚到了湖州，他的許多舊友，就馬上聚集了攏來。那一天晚上，便在南城奚家的鮑氏溪樓，開了一個盛大的宴會。來會的人，除府學教官及歸安烏程兩縣的縣學老師之外，還有吳家的老丈竹溪沈家的弟兄叔姪五六人。他們做做詩，說說笑話，互相問問各舊友的消息，一場歡宴直喫到三更光景，方纔約定了以後的遊敘日程，分頭散去。

厲鶚上吳家去住，到府學的尊經閣東面桂花廳去宿，宿上峴山道場山下菰城等地方去登高，又搖着小艇，去浮玉山衡山漾後莊漾等澤國去看秋柳殘荷，接連就同在夢裏似的暢遊了好幾天。天氣也日日的晴和得可愛，桂花廳前後的金銀早桂，都暗暗的放出微香來了，而旁晚的一鈎新月，也同畫中的風景似地，每隱約低懸在藍蒼的樹梢碧落之西。處身入了這一個清幽的環境之內，而日日相見的又儘是些風雅豪爽的死生朋友，所以他在湖州住不上幾日，就早把這三四個月以來的懊惱鬱悶的憂懷滌淨了。

有一天晚上，白天剛和沈氏兄弟去遊了善山常照寺回來，在沈家城裏的那間大宅第的西花廳上喫晚飯。喫過晚飯，將煙和茶及果實等都搬到了花園的茅亭裏面，厲鶚和沈六就坐了下來，一邊吸煙談天，一邊在賞那晴空裏的將快圓了的月亮。

「太鴻兄，月亮就快圓了，獨在異鄉爲異客，你可有花好月圓的感觸？」這是沈家最富有的一房裏大排行第六的幼牧，含着一臉藏有什麼陰謀在心似的微笑，向厲鶚發的問話。厲鶚靜吸着煙，舉頭呆對着月亮，靜默了好一會，方纔像在和月亮談天似的輕輕獨語着說：「唉！人非木石，感觸那里會沒有……可是已經到了中年以後了，萬事也只好以不了了之。……」

又吸了幾口煙後，重複繼續着說：「春月原不能使我大喜，但這秋月倒的確要令人悲哀起來！……」

幼牧就放聲笑了起來說：「我想施一點法術在你的身上，把這秋月變成一個春月，你以爲怎麼樣？」

「那只有神仙，纔辦得到。」

「你若是不信的話，那我同你去遊湖去，未到中秋先賞月，古人原也曾試過，這不秉燭的夜遊，